

你好,2024

是需要摩擦的,适当的摩擦,能让我们每个人的齿轮变得更契合,公司也能走得更远、更长久。

下班途中,很不巧,每个路口都是红灯,短暂的等候,让大脑有片刻的放松。没多久,饥饿感传来。回到家,打开冰箱,找出食材,系上围裙,化身为厨房里的田螺姑娘,用最短的时间,为自己做了一顿有仪式感的圣诞节大餐。我想,身体是需要饥饿感的,每一次饥饿都能让我更有行动力,提升做事效率。

夜晚是最适合独处的,暖气搭配着香薰蜡烛,在一方书桌前,阅读或者画画,都是一次心灵疗愈。茫茫苍海,芸芸众生,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个NPC,肩负着小小的使命,维持着小小的稳定。我想,人生的本质就是孤独,我们要用一生学习,如何与孤独和解。在孤独的路上,找到悦己的生活方式。

生活还需要什么呢?需要像伴侣之间能彼此信任的赤诚;需要像孩童一样去探索新鲜事物的好奇;需要像某个青年纠结许久之后递交《辞职报告》的勇气;也需要我们在心里许愿来年越来越好的期待……

人生就是一个大大的循环,朝霞变成晚霞,晚霞沉睡一夜后又变成新的朝霞;枯黄的银杏叶落归根,来年又长出萌萌的新叶;亲人们在短暂愉快的相聚后,又要面对离别,回到自己的生活轨道……

学会珍惜,知足常乐。你好呀,2024年!

来年依旧待花开

□张洁琼

案头的日历翻到了2023年12月25日。我这才惊觉日子太匆匆,就像一趟单程列车呼啸而过,不带一丝拖沓。于我而言,2023年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,也没有什么大的成就。细数2023年的日子,我记住了很多平凡琐碎却令人心生幸福感的小事。

这一年春天的关键词是重启。2023年的开端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美好。身边很多人阳了,难受、疼痛、离开、告别,我们直面那些煎熬的日子,等待着春暖花开,万物复苏。疫情过后,我重启了散步的习惯。

早春,我在围墙墙角看到了第一株悄然绽放的红梅,在疏朗的栎树树梢间听到了第一声婉转鸟啼。在小山坡的老杨梅树下,我采摘到了初春的头茬马兰头,因而尝到了餐桌上第一丝鲜嫩而清爽的春意。在自然间散步,我的心胸得以敞开。我重新正视自己,观照内心,获得了久违的自在和愉悦,寻得了难以言表的平静和喜乐。

初夏,酿完每年仪式感颇强的青梅酒后,毕业季的骊歌就开始唱起。这是分别的季节。历经三次带班分别,我终于学会坦然面对告别。我这几年工作中获得的最大感受是:尊重和理解。这样孩子们才会敞开怀抱,愿意让你在浓墨重彩的青春里描绘上暖色调的一笔。

这一年盛夏是旅行的好季节。旅行是人们从日常平凡生活的抽离,压抑了三年后的暑期旅行是井喷状态,整个朋友圈似乎都在外面旅行。当在烈日之下,在睽别三年的瘦西湖畔暴走一万五千步;当在灯火璀璨的夫子庙被人流裹着前进;当在中山陵高耸的冷杉下,觅得一阵阵凉风;当在李渔的芥子园,和懒洋洋的大橘猫互动时,我感受到了摘下口罩大口呼吸的愉悦、自由行走的快乐。

秋天是久别重逢,登高望远。和身在国内外几年没能见面的朋友重聚,和他们一起回忆往事,重温旧日的校园时光,重拾年少时的友谊。觥筹交错间,才发觉岁月匆匆而过,却不曾为谁停留。少年倏尔近中年,那是时光无声的魔法。

秋高气爽时,我总会在阳光灿烂的清晨去爬山。在山间行走,仿佛徘徊于古人的水墨丹青和诗词之间。山的气韵有黄公望的肆意挥洒,也有王维的恬淡宁和。花和树是被土地固定住的秋色,这足以让人们静静地欣赏它们的盎然生机和美好姿容。爬山累了,在半山腰的桂花树下稍作休憩。我不声不响,桂花树也寂静无言。一阵微风,桂花无声地飘落在发间。人闲桂花落的意境似乎在那一刻得以体会。

冬日的幸福感来得更为直接。黎明初晓,恍恍惚惚醒来,却想到是周末,转而安然睡去。不用再顾忌室外的温度,惬意地和温暖被窝相拥。和家人闲坐,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,佐以初夏自酿的梅酒,清冽甘甜。幸福的味道在口齿间在眉间在水汽氤氲间流淌。

其实2023年也有过不少悲伤、失落、小病痛等不如意。但站在2023的尾巴,我们总能试着理解昨日,释怀往事。因为这一年来,那些细碎的幸福和欢喜的瞬间足以让人期待2024年的到来。且让我们来依旧待花开吧。

□米菲

寒冬来袭,接连几日出门,哪怕全副武装,也都是踩着小碎步跑进车里。身体开始变得臃肿,不知是缺乏运动长膘,还是穿得太多,或许两者都有吧。

年轻的姑娘在“光腿神器”加持下不惧严寒,小伙子也不甘示弱地露出穿着船袜的脚踝,让我想起十多年前那个“只要风度不要温度”的自己。不禁感叹一句:没有人能永远年轻,但永远有年轻人存在。

深吸一口凛冽的空气,从鼻腔凉到喉咙,似乎还有些提神醒脑的作用。我想,身体是需要寒冷的,适当的寒冷能让头脑清醒,感知敏锐,捕捉并记录更多的生活细节。

工作会议上,团队在制定新一年的工作计划,中间有了几次小摩擦,分贝渐渐高起来,僵持的局面被某个同事打破,方案调整后恢复了一团和气。我想,团队

迎新,此情可寄?

□惟楚

糯米走了,如此安静地走了,无声无息,在2023年平安夜的早晨。

糯米竟然走了,我和家人从没想过这事,从来没——那很遥远的事,竟突兀降临在冬至。

咋会想到呢?头一个晚上睡前,糯米还如往常一样进到卧室,逡巡,嗅闻,跳上床,然后安静地趴在床脚。白天它行于在阳台,在阳光下或慵懒或雀跃。2023年的这个冬至,阳光似乎也被冻着了,在凛冽中漏出些许的光热。

此刻,糯米!我应该把你放在心中的哪个节点?

细究起来,这两天,糯米的状态其实还是有异样的,只是这异样太超乎自己的想象了:它呕吐了,家人说“没事”,那是在“吐毛”;进食很少,基本没动,我以为是吃了“零食”虾肉的缘故;身子懒洋洋的,没像往常那样活蹦乱跳,常会在一处傻愣着,发呆——这些全被我忽视了。

到了2024年,糯米就3岁了——才3岁啊,怎么会走了呢?它应该是处在生命最蓬勃的时节里,就像今天它新栖的家,那个藏纳阳光的山坡,每天晨暮听不远处袅袅的梵音,与山阿同体。

告别糯米时,我没有流泪。回头望望为它垒筑的那个石“屋”,我只祈求它的灵性在渺渺的那个家也平安、调皮、快乐,祈求自己在时光的风中走出对它的记忆。但此刻,自己却仍徘徊在记忆的相册里搜寻点滴,那里有它的娇柔、萌宠、粘人、灵动。

冬至已至,2024年不日即到,我没想到自己会以怀念的方式步入新一年的门槛。

我能做些什么呢?一生一世,不到百年光阴,我岂能虚度、荒芜?在这个告别旧年、迎接新历的时刻,我该与伤怀、追念作别,换一种方式与我渺远的姐、弟相遇相

依,还有糯米。这五六年间,我将哀伤与怀念融为文字,在执念中企图忘却这份离殇,祈祷苍天造物对自己的用心,却仍是难以忘怀,只是在静默与哑然中,在无奈与虚空里,编修、著述了《歌从东海来》《岱山知青》《浙江文史记忆丛书·岱山卷》(与人合著)《宋韵蓬莱》(即将出版)《一位东海渔民的人生之路》(即将出版),还有半本《秀山史话》,以及鱼山岛上“鱼山红项目党建主题馆”设计(与人合作)。

我不想自己变了“新青年”的模样,躺平永远不是我们这代人的选择。辞旧,2022年如此;迎新,2023年也如此;告别秋月,迎接春光,2024年更会如此。不管在岱衢洋故园的寒冬朔月,还是在欲望城镇的秋色年华,我愿自己是一棵岁月的大树,氤氲百年的成长、千年的修行,也不枉在这个人世间流浪一趟。

还是再说说糯米!回想那一刻,它就横躺在书房外的客厅,清清爽爽,没一丝挣扎,双眼却睁着,看着天空,满是空寂。我抱起糯米,抱起它早已僵硬的身子,想合了它的双眼,却始终合不上。我禁不住泪下,不由喃喃道:“糯米!糯米!”那一刻,它的眼睑似乎垂了下来,合上了双眼——它可是听到了我呼喊的声音?明白了我这声呼喊的意思了?

放下吧,无论是我,还是糯米,能来尘世几回?若执念于往事,那么山形依旧,海涛依旧,“故垒萧萧芦荻秋”。唯有不断追寻,追寻或旭日或斜阳,才有可能在坚持中找到新的自己,在生命轮回中找到今生之期、往生之缘,无论是我的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,还是我的姐、弟,还有糯米。

糯米走了,在这2024即将到来之际,如此安详,如此匆忙。此刻,窗外清光冷月,一地寒气,我写下这几个文字,为糯米,为姐、弟,再作一次告别,聆听自己怀念的生长,日日新,月月新,迎接那个遥远的千年传唱。